



# 天明

第二卷

12



## 目次

生命的呼聲	克蘭持空遜著	畫灼譯
獄中訊		禹亭
海涅詩一首		紹蒼譯
沒落的北平		蕪萊
給峽——一封情書		狄武
本刊啟事三則		

# 風格與表現

趙 蔭 棠 譯

每册實價六角

北平各書局均有代售

## 明天第二卷合訂本

不日出版，特先預告。

出版 每月兩册。

報費 零售本市每份大洋四分，外埠五分

。預定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元。

郵費在內。

編輯者 明天社

發行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購定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通信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轉明天社

## 生命的呼聲

克蘭特罕遜著 畫灼譯

在哥本哈根城裏，挨近內港的下面，有一條名叫威斯特福爾得的街，是一條比較新而却荒涼的，兩旁植樹的道路。這道上很少房屋，只有寥寥的幾盞瓦斯燈，幾乎那一類的行人都沒有。甚至，現在是夏天了，也很少看見什麼人在那里散步。

唔，可是，昨天晚上，我却在那條街上碰到了一點稀奇的事。

我在這道上散步，來回走了幾個圈子，於是有一位女子從相反的方向對我走來。此外，見不着別的人。瓦斯燈是點着的，可是還是很黑暗！黑暗得使我瞧不清那女子的面容。大約是夜裏慣常出現的傢伙吧，我這樣想着，於是走過了她。

在那兩旁植樹的街道盡端，我抽轉身，又走回來。那女子也走回來，於是我們又碰着。她在期待什麼人吧，我想；我好奇想要看看，她所期待的到底是誰。於是，我又走過了她。

第三次碰到她的時候，我拉一拉帽子，和她招呼。

「晚安呀！你在等候什麼人嗎？」

她吃了一驚。不——那就是說，不錯——她是在等候什麼人的。

她所期待的人沒到的時候，她是否拒絕我和她在一塊兒呢？

不——她毫不拒絕，並且還感謝我。因此，她說明，她並不期待什麼人。她不過在呼吸點新鮮空氣——這裡是如此的寂靜。

我們並肩漫步，開始談到各種不關重要的事情。我將我的臂膊遞給她。

「不必，謝謝你，」她說，搖動她的頭。

在那路上散步，並無什麼了不得的趣味；黑暗中，我看她不清楚。我晝燃一根洋火，睜瞧什麼時候。我舉起洋火也睜瞧她。

「九點三十分，」我說。

她發抖好像是冷得非常厲害的一樣。我就利用了這個機會。

「你冷得很嗎？」我問。「我們不順便找個什麼地方，喝點東西嗎？到提弗利館去？到國家飯店去？」

「但是，你沒有聽見嗎，我什麼地方都不能去呢，」她答道。

我這纔第一次注意到，她披着很長的黑色面紗。

我請求她原諒，並且把我的失禮歸罪於黑暗。於是，她對於我這道歉所表示的態度，立刻使我覺得，她不是晚上慣常出現的浪遊的人。

「你不願意挽着我的臂膊嗎？」我又示意的說。「它可以使你溫暖一點。」  
她挽着我的臂膊。

我們來回的踱了幾個圈子。她要我再看看時候。

「這已十點了，」我說。「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住在格姆康奇威。」

我攔住她。

「我可以送到你的門口嗎？」我問。

「不很好，」她答道。「不，我不能讓你……你住在蒲雷格德，你不是嗎？」

「你怎麼知道的？」我驚奇的問。

「呵，我還知道你是誰哩，」她答道。

沈點了一會兒。我們手挽手的走下點着燈的街道去。她走得很快，她的長的面紗，如流水似的在後飄漾着。

「我們最好走快些，」她說。

到了格姆康奇威她的門前，她回轉身來，好像是要感謝我送她的好意。我給她開了門，她慢慢的走進去。我用我的肩膀輕輕的抵住門，跟着她進去。一到了裏面，她一把就捉住我的手。我們默默無語。

我們上了兩道樓梯，到了第三層樓上，就站住了。她自己開了鎖，打開她的門，又打開第二道門，牽着我的手，引我進去。這大約是會客室；我可以聽到壁上掛鐘的答的響聲。一進了房門，那女子沈默了一會兒，突然伸過她的臂膊來擁抱我，戰慄的熱烈的吻我的嘴，正對着我的嘴吻着。

「你不坐嗎，」她暗示的說。「這裏是沙發。我就來點燈吧。」

她點了一盞燈。

我環視我的周圍，覺得驚愕，却也覺得新奇有趣。我發覺我自己到了一間寬敞的，陳設極其精

綴的會客室裏面，有幾扇半開着的門，通隔壁的幾間屋子。我無論怎麼樣也觀察不出來，我所碰着的，是那類的人。

『多麼漂亮的房子呀！』我驚呼着。『你住在這裏嗎？』

『是的，這是我的家呢，』她答道。

『這是你的家？那麼，你和你的父母住在一塊兒？』

『呵，不是，』她笑着說。『我已經是年老的女子了，這你就會看出來呀！』

她取下她的面紗，和她的披肩。

『喂——瞧！正是我告訴你的一樣呵！』她說着，又突然的伸過她的臂膀來擁抱我，有一種不可控制的迫力驅使她。

她大約二十二三歲的光景，右手上戴着戒指，這樣看起來，她也許真是結過婚的女子吧。美麗嗎？不；她有斑點，而且眉毛極少，但是她的姿態上現出蓬蓬勃勃的生氣，而且她的嘴是不可思議的美麗。

我想要問一問，她是誰，她丈夫在那裏——如果她有的話——我所在的那房子是誰的，但是我每回開口，她就把她自己投在我的身上來擁抱我，她禁止我追根究底。

『我的名字叫做愛倫，』她說。『你不想喝點什麼呢？如果我按一下鈴，這也並不會驚動什麼人。或者，這時候，你到這裏來，到這寢室裏面去吧。』

我走到寢室裏面去。從會客室裏射進來的光，照着了這房子的一部分。我看見兩張床鋪。愛倫

按鈴，叫拿酒來，我聽見女僕送酒進來，隨又出去了。過了一會兒，愛倫進寢室來找我，但是她在門邊突然停住了。我向她走了一步。她發出輕輕的叫聲，同時向我走來。

這便是昨晚的事。

還發生了什麼事呢？呵，別忙！還多着呢！

今早，剛天亮的時候，我就醒來了。朝輝偷偷的走進房裏來，帳帷的兩面都被照着。愛倫也醒來了，對着我微笑。她的臂膊是白皙的，而且天鵝絨一般的柔順，她的胸部非常的高。我對她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她用她的嘴唇把我的關住，用柔情堵住我的口。天漸漸的更亮了。

兩點鐘後，我纔起來。愛倫也起來了，忙着穿她的衣服——她已經穿上她的鞋子。這時候，我碰見了一點東西，這東西就是現在也還使我驚愕着，有如一箇惡夢一般。我站在洗臉架的旁邊。愛倫在隔壁的房子裏有點什麼事情，當她打開門的時候，我抽轉身，往裏面一瞥。一股冷風從那房裏開着的窗子奔馳而入，吹在我的身上。在那房的中央，我恰好看見一具屍體，僵臥在桌子上面。一具屍體，裝在棺材裏面的，穿着白色衣服，有灰色的鬚鬚，是一個男子的屍體。他的骨出的雙膝，在被單裏高高突出，好像發了狂而緊握着的拳頭一樣，他的臉蒼黃，可怖到了極點。白晝的光輝照着一切，使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一句話也不說的，抽轉身來走開了。

愛倫回轉來的時候，我已經穿好衣服，準備出去了。她擁抱我，我也幾乎不能有所感覺。她加上衣服；她要送我下去，一直送到街門口，我讓她送，還是不說什麼。到了門口，怕被他人看見，她緊緊的靠着牆壁。

「唔，再會吧，」她低語道。

「等到明天？」我問，一半爲的要試探她。

「不，不在明天。」

「不在明天，爲什麼？」

「不要追根究底，親愛的。明天我要去赴葬禮，我的一位親戚死了，現在，好——你明白了。」

「但是後天呢？」

「不錯，後天，在門口這兒，我來接你。再會吧！」

我走開了。

她是誰呢？而且那屍體呢？他的拳頭緊握着，他嘴唇的兩角往下垂着，——好可怕的滑稽呵！後天她就會在期望着我。我是否應該再去看她呢？

我一直往下走到拍立拉咖啡店去，要了一本住戶登記簿。我查格姆康奇威門牌那麼多號的住戶，——瞧——那裏有名字。我等了一會兒，等到早報出來的時候。於是我立刻翻看死亡的報告。並且——毫無疑義的——在那裏，我也找到了她的報告，就是那一欄的第一則，用令人注意的字體寫道：「我的丈夫，五十三歲，經過長久的疾病，於今日逝世。」那報告所寫的日期，就是前天。

我坐着沈思許久。

一個男子結婚了。他的妻比他年輕三十歲。他害着慢性的病症。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裏，他死了。



於是，這年輕的寡婦，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氣。

一九三〇年三月四日譯。

## 獄中訊

禹 亨

——  
蘊妹！在這幾個月的長期，只是那次在監獄裏作了幾分鐘的談話。彼此滿腔鬱積的情思竟不知從何說起。當時，你那慘白的面孔，苦悶的神情，和被那獄卒強迫分離時，你那種戀戀不捨的情狀，直到現在還明確的刻在我底心版上。蘊妹，你爲我不知道灑了多少酸淚！你爲我一定憔悴了許多！我不忍再想，只一想起便覺得彷彿是斷線的輕氣球一般飄蕩在沒有邊際的天空裏！

我在軍警嚴重監視之下，從S市解押到這裏。唉！那種陰森污濁的空氣；兇狠險惡的獄卒；頹喪淒慘的囚徒；種種現象，真使我觸目痛心！我想不到我會走到人間地獄！我想不到落得如此的結局！蘊妹，這是我第一次嘗到鐵窗的風味！這是我有生以來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監獄在城外十幾里路遠的曠野，這是你知道的。周圍除了附近的幾家糞場，便是一塊一塊望不見邊際的荒墳。在此蕭條的晚秋時節，雖然沒有火熱的太陽蒸曬得發生衝天的臭氣，可是那種淒涼慘淡的景象，更使人感到無限的悲哀，無限的惆悵！那一片廣大的建築，便是現在我所寄身的所謂監獄，四面都是高垣環繞，圍得水泄不通。前面有個小門，很莊嚴的守着兩個法警。裏面屋宇叢伏，那黑沈沈的屋楞，縱橫錯雜，宛如突出的墳尖，——這不消說，裏面藏着無數可憐的生命。而這

些生命都正在任命運大神之撥弄，氣息會一天一天的微弱，陸續不斷的帶着他們的罪惡，踏進野外的荒墳，蘊妹，悽慘的人生！——這是我初到這裏所生的感觸。

裏面分兩部分——前所和後所。前所是收容沒有判決的罪犯，後所是收容已經判決的囚徒。當我被幾個兇惡的法警細綁着送到這裏，正值規矩上準許親戚朋友探監的時候。在前所的門口上擁擠着許多男女老幼，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食物，個個都是囚首垢面，衣服襤褸；個個都是垂頭喪氣，神色黯淡。在門口的兩邊站着幾個武裝兵士滿臉橫肉，猙獰好像陰間的魔鬼，兩目兇惡，炯炯似吃人的野獸。他們不時的發出粗暴的咀咒，不時的用鎗來威嚇。而一般人都戰戰兢兢的像臨殺床羊一般的柔馴。蘊妹，你前次到這裏的時候，也許嘗到這種冷酷的滋味了罷！

當我走進的時候，大家都驚愕起來。在他們底臉上顯然表出兩種不同的情感：一種是憐憫的同情——這也許是爲我想到了他們所探視的親人；一種是驚疑神態——的確，這也值得他們驚疑，像我這樣服裝整齊學生模樣的罪犯，在這裏實不多見；尤其是這種嚴重的情形，更使他們莫明其妙犯着怎樣重大的罪惡。而那幾位兵士一見我彷彿是又擒到了一匹俘虜，表出勝利一般的光榮。他們扭了我兩眼，冷笑了一聲：「好！又來了一匹！」接着又向那法警問：「喂！啥案子？」

「共產黨！」

「反革命！」

一般圍繞着的羣衆，都不期然的把舌頭一伸，你看我，我看你更驚愕起來。尤其是使你哭不得笑不得的，我隱隱約約聽見有人說：「哦！共產黨！原來和平常人也沒有什麼兩樣！」

「傻瓜！可不是麼！那能像牆上畫的那種怪形呢！」接着一個人很聰明這樣解釋。

「不錯！共產黨都是學生！」另外有人又插了一句。

蘊妹！「共產黨」的頭銜，我想不到竟加在我底頭上。也許他們捏造了許多証據，把我設法置之死地。不過，這倒不十分要緊。我是不是共產黨自有客觀的事實來証明。捏造証據，總不免露出破綻。只是檢察官沒有喪盡天良，推事能秉公裁判，總還不至于作一個屈死的冤鬼！

使我最難受的，是把我關在一間潮濕卑污的黑屋。裏邊已經滿滿的擁擠着七個罪犯，其中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我所有的位置，便是挨着門口，靠近馬桶和小孩在一起。其餘的六個人都有一付鋪板，雖然沒有鋪蓋，倒都鋪着一層稻草。而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個馬桶和門隙吹進的冷風！那個小孩是前一夜送進來的，他哭的兩眼紅腫，嗓子都啞了。他雖然哭不出聲音，可是仍抽抽噎噎的不住。蘊妹啊！這種悲慘的現象，真使我心裏好像繃絞一般的酸痛！

一樣都是罪犯，為什麼待遇還是不平等？蘊妹！我真不瞭解其中的底蘊。我氣填填胸，滿腔熱血噴泉似的湧上來。雖然自己被認為「共產黨」「反革命」，然而却不能受這骯髒氣，一定要問個明白！「喂！夥計！為什麼我們沒有鋪板？」氣雖是氣，可是在這種環境裏總覺氣餒，說話仍是很和婉的。

「哼！為什麼？你說為什麼！」獄卒怒狠狠地瞪了我兩眼。

「我不曉得為什麼！安道說罪犯待遇還是不平等麼？」

「那自然啦！你不要覺得你關！在這裏是不管那一套的！」

我氣急了，再不能客忍下去，我很想痛罵他一回，可是結果只有把聲音提高一些：「闔不闔沒有關係！安道說這裏不講理？」

「講理！你配講理！」說着氣憤憤地走出去，摔的一聲把門扣上。

蘊妹！我真是一個罪犯麼？一個罪犯安道說就這樣受人欺負麼？我要找監獄長去質問！可是這又如何可能！像我這樣沒有一點自由的人，怎能去見監獄長呢？即使能見，他能允諾一個罪犯的請求麼？我想到這裏，一切幻想都消沈下去，我只忍氣吞聲受人家的侮辱。我還有什麼權利來發怒，來說話呢！結果還是同住的一位給了我一點安慰，來替我說明和解釋。

那位罪犯，長臉，面色蒼白；鼻高，兩眼深陷；頭上半部差不多沒有頭髮，亮得和電燈泡一樣。他穿了一件市布長袍，上面套了一件青洋緞背心。兩肩高聳，說起話來，總是把肩膀搖晃一搖晃，彷彿是每句話非搖不出的。

「朋友，不要生氣！這個地方是很難講理的！」那位囚犯伸了伸懶腰接着打了兩個呵欠，從床上慢慢的坐起來，彷彿是很同情的看了看我。

這一句話好像給了我一些安慰，使我寬鬆了許多。實在，不如此，我也真覺得沒趣！我還了他一個同情的苦笑，很和婉的說：「哦，我真不曉得這裏面是這樣的黑暗！朋友，你犯了什麼案子？幾時進來的？」

「哦……煙案！」他說着又打了一個呵欠：「我——我前天進來的。進來的時候和你是一樣——也站在馬桶的旁邊。後來花了一塊錢才得到一個位置。哦！朋友……」說着他又打起呵欠來

。這時他眼裏更流出淚來，鼻子也流出了津津的鼻涕，精神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他低下頭一面擦着眼淚和鼻涕，一面從腰裏掏出兩粒東西，好像什麼珍寶似的吞了下去。我望着他呆了一會才繼續地說：「朋友，這塊錢是什麼費用呢？」

「哦！據說是新朋友見舊朋友的禮，用來買東西吃。其實，他媽的，也不過是進了私人的腰包，誰能沾一點餘潤呢！」

「不要說話！」外面突然起了一聲雷霆似的咆哮，的的囊的囊的脚步聲漸漸的走進了房門。

「狗東西！發什麼窮狠！」那位囚犯低聲的咀咒了一句——低得連我也差不多聽不十分清楚。接着他便躺在床上不敢再作聲了。這時我呆呆的立在那裏，腦袋彷彿腫脹起來；眼前的東西，也彷彿由小而大，由細而粗，把自己襯得渺小得不堪言喻。蘊妹啊！這種氣我真是第一次忍受啊！

沈默，沈默，一直沈默到脚步聲走遠了，才又繼續我們的談話。他很明白的指導我。當晚八點的時候，獄卒還要來點名，在那時我可以犧牲一塊錢弄到一個位置。並且他又告訴我那個小孩昨天進來，因為沒有錢所以整站了一天一夜，吸了一肚子臭氣。蘊妹，我真不曉得其中的黑幕！我真不曉得一個罪犯，受人輕視，受人侮辱，還要受金錢的剝削！我咀咒社會！我咀咒人生！我咀咒一切！

到了八點鐘的時候，獄卒來點名，他大聲的喊着：「一號！二號！三號！……」那種聲調的兇狠真是不可拿言語來形容。其實，兇狠倒沒有什麼要緊，我覺得最難堪的是把人編成號數。這真是莫大的侮辱，簡直把罪犯看成萬牲園裏在木籠裏陳列的動物——甚至于連個動物還不如！

我總然氣憤，然而也無可奈何。只好勉強抑制住情感，照着那位煙案朋友的指示，必恭必敬的

把錢送給人家。

「先生！」我真不知道應當怎樣稱呼，可是爲討人家的喜歡，爲哀求一點同情，不知不覺的竟吐出這兩個字來：「我……我初進來不懂得規矩，請……請你原諒！」說着把錢羞羞怯怯的送過去。

「什麼！這裏是不受賄的！！」他咆哮了一聲，臉上浮出鄙棄的神色。

蘊妹！這是多大的恥辱啊！自己低聲下氣的拿着錢送給人家，而結果還碰了一鼻子灰，可是也沒有辦法，只好還向人家央求：「先……先生！這……這不是賄賂。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請你收下權作我見舊朋友的禮物罷！」

「這樣很好很好！你先生怪懂禮的！」他臉上突然較變成和悅的顏色，接着又很親熱的說了許多閒話。最後還安慰我：「先生，不要着急，反革命的案子沒有什麼了不得，如果情節不十分重大，只是過一堂便釋放出去。先生，你在這裏不要受委屈，有話儘管說，有我關照着你呢！」

蘊妹，這話是多麼甜蜜！他底態度，他的口吻，前後是絕不相同的兩個人。金錢的勢力啊，竟可以左右一個人的面孔！實在，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它不但可以左右人的面孔，而且可以左右人的一切。社會上五光十彩的怪狀，人生卑鄙齷齪的勾當，差不多都有它在那裏暗暗地作祟。蘊妹，我咀咒金錢！我咀咒萬惡的金錢！

最可笑的是我個人的心理。是我明知那獄卒的和顏悅色甜言蜜語是一塊錢擠出來的，是虛偽的，是欺騙的。可是不曉得爲什麼我竟覺得他十分和善，把我以前對他那種兇惡的印象，憤恨的情感，彷彿一陣風給完全吹散了一般。不但對他是如此，只是一個人向我說兩句寬心話，便覺得他是

我唯一的知己。本來，一個人囚在冷酷寂寞的環境裏，自然得到一點安慰便覺得是無上的榮幸。正好像一個沙漠的旅行者得到一滴清泉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一樣。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陳仲子三日不食餓到耳無聞目無見的時候，得到一口糟食過半的李子，也許特別覺得味美吧！

同住的那位小孩，怪可憐的。我又替他花了一塊錢，講了許多好話。他姓石名寶珍，年十六歲，家裏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母，和一個十一二歲的弱妹。他靠拉車養活他一家老小，生活非常困難。時運好，他多拉幾個錢，生活還可勉強維持；時運不好，連飯都沒得吃。他所以坐獄，是因為有一次某商號失火，他一時想貪圖一點便宜，乘機會搶了一點東西回去，後來被人告發，認為有放火搶掠的嫌疑，被捕下獄。唉！真可憐！他向我說的時候，眼裏不禁流出淚來，尤其是提到了他的老母和弱妹，竟號啕大哭。而那無情的獄卒還很嚴厲的給了他一番申斥威嚇：『這裏不許哭！再哭給你釘鐵！！』

哦！不許哭！一個罪犯連哭的權利都沒有！

蘊妹，那個孩子引起我無限的傷慨。我更感到人生的冷酷，社會的黑暗。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所謂「正義」「人道」也不過是愚人的美名！所謂法律制度也不過是欺詐的繁文！我們受莫大的侮辱，我們只合忍受，偶一反抗，便給加上一種罪名甚或處以極刑。而那一般惡徒軍閥們整天價在那裏爭權奪利殘殺無辜的百姓，倒反得到英雄偉人的光榮。我們為飢寒所迫，也只好捱延，偶然竊取一塊麪包便認為是賊盜，按法處之以監禁。而那一般貪污土劣整天價刮地皮扣公款，反而安富尊榮，受人尊敬，蘊妹啊！這就是現在所說的「正義」「人道」！這就是現在所說的「自由」「平等」！

我咀咒這種社會！我咀咒這種人生！

蘊妹！在這裏我的確看穿了社會的內幕，認識了真的人生！在這時我所有情感，也只是悲哀，憤懣，惆悵，鬱悶。我有時熱血直衝，恨不得地球上發生個絕大的地震，把人類都葬送在赤紅的火山流岩中；恨不得大洋起一個洪濤大浪把人類都捲入了茫無邊際的水晶宮！我有時灰心失望滿腔血液都冷僵起來，恨我不能變成一縷輕煙隨風蕩在飄渺之鄉；恨我不能變成一片飛灰隨水流入無人之境！蘊妹，我只有咀咒社會！咀咒人生！

蘊妹，這是我在前所的情形。現在時間不早了，我寫這封信的確精神也過于興奮，腦筋都昏暈起來，在此擱筆。以後再報告罷！

但是信雖是寫了，而付郵還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結果恐怕還得一塊錢才濟事！

茜十一，五日

## 二

蘊妹，前次的信花了一塊錢才得付郵。然而你接到接不到我現在還不敢一定。我曉得給你寫信也不過徒增你的苦痛；可是我又不能不把我的情狀設法報告給你。這雖然能增你底苦痛也許會打破你一點寂寞。「憐惜的苦痛」也許會比「寂寞的煩悶」較為好受些。——至少在我現在覺得是如此。

我在前所押了兩天，因省黨部的請求，對於我特別優待，改押在後所。因為後所屋子較乾淨些，待遇也較好些。並且S市黨部又把我的舖蓋帶來。此外又送來好多食物，生活較前舒適了許多。當我進後所的那天，是在晚八點多的光景，天色格外黑暗，我只低着頭被法警押送一間小屋。



這間屋子已經住了五個人這時都已睡下。我一進去，他們驚愕起來，小聲的問：「什麼案子？」

「反革命！」我這樣答覆。

「反革命？你是那一個黨部？」

「S市黨部」

「國民黨？」

「是的。」

「哦……哦……」他們都沈默起來不再說話了。

屋裏靠牆排了一列鋪板。他們給我騰了一個地方，讓我把鋪蓋鋪開。有一位囚犯很和露的把他外套給我捲了捲作枕頭，他很坦白的說：「朋友！我們是共產黨。咱們雖然在政見上有些不同，然而革命的同道人，在這裏我們應當互助的」說了還把點心讓我吃。

這一夜頗不寂寞。我們談個人的身世，個人的家庭，個人革命的工作，和對於革命上的一切意見。雖然討厭的獄卒不時的來巡察，來向我們咆哮，然而也只有使我們作幾分鐘的間斷。沒有能力使我們永遠沈默下去。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態度，實在令人佩服。他們雖然囚在這裏，絕不肯犧牲他們的政見，他們雖然曉得死期已迫，却很鎮靜不露一點苦悶憂鬱的神情。他們的談話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氣，可是同時也使我萬分羞愧——和他們一比我好像是一隻怯弱的小羊。

「同志，坐監獄是革命者的常事。犧牲也是革命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只是犧牲得值，那不算什麼！爲主義而犧牲那才是光榮！」這幾句話在平常誰都會說。可是在一個臨死的人毫不勉強的說

出來，這真是值得贊揚。

的確，他們給了我不少興奮，可是同時我又感到無限的悲哀。一個國民黨的同志爲黨爲主義沈到下層去工作，而結果不能得到一般人的獎勵和讚賞。甚至于不能得到上級黨部的諒解給加一個「共產黨」「反革命」的頭銜，這真是令人寒心！一個登記的國民黨黨員，在黨內沒有一點保障，任貪污土劣來捏造證據陷害摧殘。這真是教人痛心！

「國民黨理論不能統一，大家失了共信。組織不能嚴密，同志間沒有互信。共信不立互信不生的集團結果不免破碎支離。」他們對於國民黨的這種批評的確非常中肯！實在，我們也不必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成見來粉飾辯護，自己給自己吹牛！

後所較前所生活較爲舒適。每天上午六點半「放茅」——放茅就是把罪犯放開到廁所的意思。在「放茅」的時候，法警跟着，戒備得非常森嚴。屋裏的馬桶也歸罪犯自己洗倒。對於這件工作，大家不但不討厭而且爭着去幹，因爲作這件事，還可多得一點自由，多捱延一點時間。「放茅」後接着就是「早操」——其實，這也不過一種形式。七點半早餐——小米飯和菜湯。米飯總有一半是穀子。吃起來沙沙作響。下午一點半「放茅」和「晚操」，兩點鐘晚餐，吃的這樣早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晚餐是每人五個窩頭配着菜湯。八點鐘點名睡覺，任你不瞌睡也得躺在那裏。睡的方式也有一定，頭向外，這大概是爲夜間稽查方便些。在深夜的時候我時常見巡查的獄卒提着燈向窗上照照，把頭數數。一天的生活就是樣單調的，無味的過下去。蘊妹，我真感到煩悶而無聊，如果不是有幾個人談談閒話說說笑話來消遣，那真要悶死！本來，「活着」這件事，就是跳躍的生命力能強烈的活

動着，才有了意義。如果把它嵌在一定的模型裏，那真是苦痛，那真是無聊！『我們與其睡在天下太平的死的都會中，倒不如活在罪的都會而動彈着』厨川白村這幾句話，到現在我才真正的瞭解。

在這裏還有一個慣於聽見的名辭——『提訊』。『提訊』就是提出審訊的意思。每天都可以聽見獄卒大聲的咆哮：『提訊！』，接着幾號幾號的念下去。我悶悶的關在這裏，完全和外面隔絕。得不到外面一點消息。社會上對於我底輿論是怎樣？我不曉得。對方給我捏造了什麼證據，佈置了什麼陷害的羅網？我不曉得。法廳對於我怎樣判決？我不曉得。這種悶葫蘆的生活，實在難過。在這裏雖然較前所自由，可以看書；可是那能看下去呢！眼注視在書上，思想不知早已飛到那裏去了；所以在眼裏滑過的只是一條一條的黑痕，文字的意義不能瞭解。我老盼着『提訊』，因為『提訊』我至少可以和社會接觸，可以有機會曉得一點外面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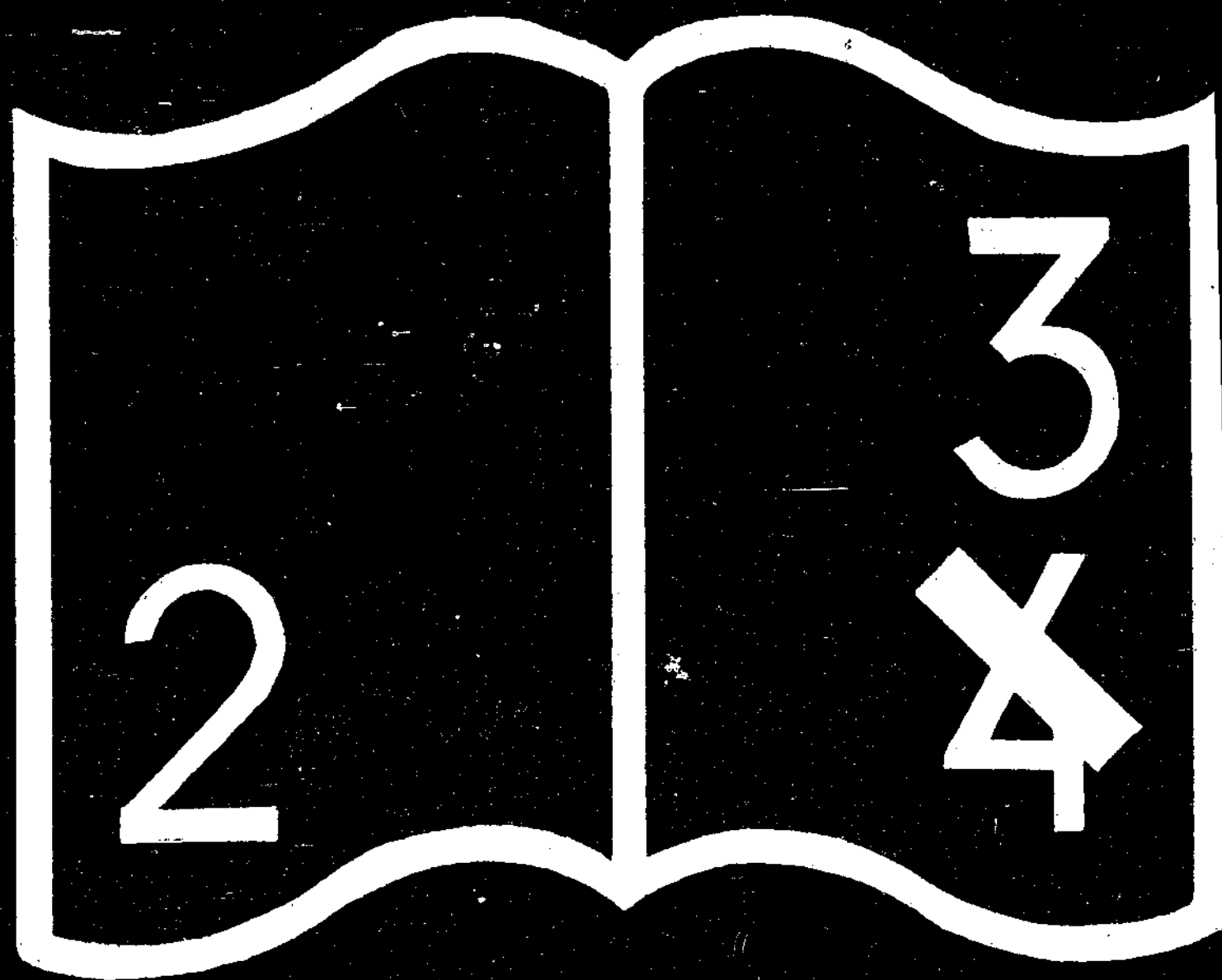
提訊！提訊！我每天都盼着『提訊』，只是獄卒一喊『提訊！』我便很注意他念的號數。結果一天，一天的過去都沒有輪到我。真教我失望。我不瞭解爲什麼老把我關在這裏總不過問。老實說，我寧願把我立刻判決死刑，不願囚在這裏嘗這種悶葫蘆的滋味。悶！悶！悶比死還要難受！

我進來的第四天，同住的幾位都提出去訊問。屋裏只剩下我自己。這時我更感到萬分的寂寞。蘊妹！我回憶，回憶我們過去的甜蜜生活。我想到春光明媚的時節，我們在幽靜而美麗的郊野，肩挨着肩緩緩的散步。我想到炎熱的盛夏，我們在日公園山底陰處，臉隈近臉作親密的會談。我想到我們在漆黑的電影院緊緊的握着手，心情融化在一起隨着銀幕而顫動。我更想到我們在每次離別的時候，我們彼此那種戀戀不捨的情狀，和我們那甜蜜而長時間的接吻。我們過去的一切經過，和你

那柔媚多情的微笑，活潑天真的表情沒有不在我腦筋裏像電影一般一幕一幕的演過。蘊妹啊！這種甜蜜的回憶真使我恨不得立刻跳出監獄，輪到你的懷裏，享受一點溫存的慰藉。可是幻想畢竟是幻想，在這時我所有的只是「寂寞」，「無聊」，「煩悶」與「焦灼」。在我眼前的只是幾頭將死的蒼蠅，依着它們向光明的本能，在窗紙上亂撞，嚶嚶的叫出短促而焦急的鳴聲。有時它們發覺這是不可通的路徑，便靜靜的爬在紙上，搓着兩隻後腿同我一樣的表出無聊的神情。蘊妹啊！我的生活和這幾頭蒼蠅沒有什麼兩樣，也許還不如它們。這間屋子在它們或許認為不是很小的世界。

在第五天，我居然被輪到「提訊」。我非常痛快。我跟着法警出了監獄的大門，和幾個其他的罪犯載在一輛破而大的汽車上。我們被汽車載着經過了許多繁華的街市。這次所得的印象和前幾次我到這裏的情形完全不同。一切的情況都引起我鬱悶和不快的感覺。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一般人都忙忙碌碌，對於我們漠不關心。我這時真恨他們為什麼這樣冷酷，這樣無情。可是，有時有的人為好奇心所慫恿站在旁邊來向我們注視，我又覺得十分羞怯趕快的把頭低下去，避開他們視線的刺戟。啊！蘊妹，在這剎那我又回憶到我們以前手挽着手在馬路上走的時候，那時是如何的驕傲，如何的光榮，如何的想向一般人誇耀啊！

我們被載到法院的門口，下了車被帶着進去。裏面擁擠着許多觀眾。他們有的放開好奇的眼睛向我們渾身搜查；有的嘖嘖的在那裏議論。這時，我很想向周圍望望，看有沒有自己的朋友；可是那種使人發冷的眼光，使我沒有勇氣把頭稍動一動。只覺得頭上有幾百斤的重量壓得動也不能動；而脚下却像失了重心，時時有栽倒的危險。哦，這時的滋味，真是不能拿言語來形容啊！



编码错误

我們被帶進一間小屋，那邊擁擠着許多罪犯，大部分都囚首垢面衣服襤褸。那種悽慘的現象和污濁的空氣和獄裏沒有什麼兩樣。我低着頭默默的坐在那裏，想大堂上的情狀，想檢察官的冷酷，想法警的兇惡，最後我還想提審訊時自己應有的辯駁。而其他的罪犯有的垂頭喪氣呆呆的坐在那裏；有的却表出滿不在乎的神氣，談笑自如。而我在這個時候只有想，也不願來諦視他們的面孔，傾聽他們的談話。想！想！那麻亂般的思想都奔湊了來。

審訊輪到了，我被帶到大堂上。堂的正面掛着一幅「天下爲公」的扁額，兩邊楹柱上的對聯寫的是什麼，我沒有看清——實在也沒心去看。檢查官坐在當中，旁邊有一位錄事，底下還站着兩排武裝的兵士。那種森嚴的氣象使我渾身發冷，毛骨豎然。

我向檢察官行了個鞠躬禮，恭恭敬敬的站在一邊。接着就是以下的問答。前幾句還是初到這裏的那一套。

「你叫什麼名子？」

「CSF」。

「你什麼時加入黨？」

「民國十五年」。

「共產黨！」

「不是，國民黨。」

「國民黨！」聲音特別加重。

『是的。』

『哦……哦……』檢察官呻吟了一會。

『你曾在什麼地方工作？』

『S市黨部。』

『你是省部正式的委任？』

『是的，有省部的委任令』

『你是共產黨跨着國民黨是不是？』

『我就沒有加入過共產黨。』

『那麼你底北方紅旗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哦，蘊妹，北方紅旗！這就是陷害者給我捏造的證據我這時真有點惘然了。我向檢察官駁辯：

『我不曉得什麼是北方紅旗……那是他們給我栽的贓証！』

『贓証？不會不會。他們是從你身上搜出來的！有証人！還有你底信？』

『他們並沒有從我身搜出什麼東西。証人也是他們串通着來陷害我的。』

『你底信呢？』

『我並沒有什麼信！……』

我還要辯駁，檢察官早把驚堂一摔「不須說！」把我吐在嘴唇邊的話又給杜回去。但是，我總不甘心，我向檢查官請求：『我……我還有話說。』而檢察官理也沒有理。只輕輕的說了一句

「押下去！」接着那旁邊坐的錄事送下口供來讓我畫押。

沒有結果的審訊了一次，又把我原原地送回監獄。蘊妹啊！我真不曉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旁人給我栽了贓証，不許我辯駁清楚！

現在，我依然過着單調的生活，依然作無聊的空想，依然是煩悶，寂寞，無聊，焦急；然而無可奈何，只有捱延下去。第二次的提訊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最後，我希望你自己保重，不要過于悲傷。雖然他們給我捏造了許多証據，可是，這倒不十分重要！我是不是共產黨自有客觀的事實來證明。捏造的証據，終不免露出破綻。只是檢察官沒有喪盡天良，法官能秉公裁判，我總有一天會跳出這種陰森的地獄，回到你底懷裏。蘊妹請你把心放寬些，靜待好音。

茜十一，十日。

## 海涅抒情短詩集底序言

劉紹蒼譯

曾有一個憂憤·沉默的騎士，

雙頰雪白且陷沒；

他搖頭，蹣跚，戰抖，

整日困在迷夢中。

他癡呆，呆拙，粗俗，

當搖恍走過時，

花草和女郎都在竊笑。

他常坐在室內黑暗之角；

逃出人羣。

他渴望着伸出臂腕，

但一言不發。



夜半到時，  
奇異的歌聲和響動開始了——  
他聽到有人前來叩門。

他底愛人潛行來到，  
穿着發光如海浪泡沫般的銀裳，  
如玫瑰花般燦爛，  
她底面紗射出寶石底光彩。  
金色卷髮在窈窕身軀之上飄散，  
眼光充滿着甜蜜誘人的魔力——  
兩個人互相投在臂中擁摟。

騎士熱烈地將她擁摟，  
固執人底心情在燃燒了，  
蒼白人底面容發紅了，迷夢的人兒清醒了，  
羞怯的人兒放浪不拘了。  
但是她，她把他狡猾地戲弄，

用白色金剛石般的面紗  
把他底頭輕輕蓋蒙。

騎士忽然被魔力所引  
來到水晶般光亮的宮中。  
他驚異着，在眩耀燦爛的光下  
雙目幾乎失明。  
女妖很親熱地將他擁摟  
騎士成了新郎，女妖變作新娘，  
她底婢女彈唱。

她們彈琴且歌唱，歌調悠揚，  
她們一齊舉足跳舞；  
騎士神移目眩，  
把他底愛人緊加擁摟——  
忽然光輝幻滅，  
騎士孤獨地坐在室中，  
仍坐在昏暗的詩人小屋內。

## 沒落的北平

蕪菜

許多國立大學都聚集在北平，著名的教授一批一批地都從四方攏了起來，不在乎政治當局以文化中心相俾予，就是各學校當局們也以此自慰，他們怎麼地自慰，我們自然無從知道，我們若把這文化中心的北平加以分析，反覺得有些慚愧。

五四運動的暴發，是中華民族意識第一次的暴露；「努力週報」的刊行，是啓示了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的重新認識；「語絲」的出世，是對於封建的思想和勢力明白地開始了攻擊。這些確切是中國文化上的盛事，北平人士的光榮；然而歷史上的光榮，徒然証明了此刻的虛偽和沒落！此刻不要說五四運動的狂熱沒有了，「語絲」時代的興奮消失了，就是三一八的餘氣也早像天安門前的白石柱子同樣地冷下去了，這也許是由于在政治上得到了完滿的解決，然而我不大清楚；單就思想上來說只感到死般地寂寞和沈靜！在這近兩年內北平刊物，除了已停的「未名」，正停頓着的「象牙塔」中的「華嚴」，以及這沒落的「明天」而外，還有沒有刊物？現在回想起「語絲」時代的刊物，怒芽般地暴發是怎樣的不同！

也許是現在一般大學生肯跟着教授們讀書了，不屑在刊物上發表什麼意見，現在的文化來讓一般學者和教授們來支持，姑無論全國的經濟紊亂和生產的衰落不能再使大學生安心讀書，單就教授加以分析，看看他能不能支起文化的柱台！

近幾年來，中華民族夾在世界的急潮裏，它的運命已轉到另外的新方向，教授和學者在這個當

兒是否應給我們一個新觀點，一些新材料，一些新方法？然而事實上怎樣，不妨拿事實來證明。聽說某大學開幾十年紀念，某教授大談其自由，平等，博愛……的西方文明，這樣的材料配不配在大學裏講姑且不說，究竟這些布爾喬亞階級的文明，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呢？

中國各地的生活制度極其不一致，其反映出的思想也就極其繁踏。所謂教授也者，不是在外國布爾喬亞社會中育養出來的，就是封建社會下的寵兒，倘若他們不真誠地去認識民衆的生活，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來充實他們的思想，沒有不沒落的。——說到他們也真可憐，前幾年北平教育名流屠某某，身爲數校教授，每週授課至四十小時，當時以爲奇談，曾幾何時，而此種辛苦已爲教授的普遍現象，最近，竟有兼課至六十四小時者。像這樣的教授，配當中國文明的台柱嗎？配給青年們以智識的食糧嗎？

大多數的青年是來自農業社會，農業社會的行爲多依賴經驗的指導，而老人的被尊敬也就由此而來，不幸得很，這種心情竟被當今的教授們佔了便宜，以爲他們是宿儒，是學者，是可以指導我們的，却忽略了他們是布爾喬亞階級的私生子，封建社會的保皇黨！青年們的愛戴徒增加他們對新興勢力的壓力，這次反動勢力對於普羅文學的壓迫就是個實例。以普羅文學是淺薄是拙笨，這是真的，然這是被壓迫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呼聲，是真的呼聲！要知道普羅文學家不是有閒階級，沒有工夫去研究什麼是生命的火焰，什麼是被壓抑的飛躍的生命之力的！他的是爲生活的實在而描寫。

讓這些教授和學者來支持中國現代的文化是辦不到的，他們所主持的是貴族的文化，是布爾喬亞階級的文化，文化離開了實際生活只是空殼，不會再在人們的心胸中燃燒了，再引動羣衆狂熱的

歡呼！我們是不需要他們的文化，而且我們的文化他們也建設不出來，他們的存在徒然增加新文化發展的阻力！他們的抵禦不過從速暴露了最後的原形！

北平的社會，——中國的任何地方，人們的思想都是混亂着，不只老年人是在反動，就是青年的文學家，也多是走着和時代相反的路。看吧，豆腐乾式的新填詞是多麼在盛行，千篇一律地充滿了感傷的調子。快點吧，恐怕這是小資產最後的遺留了。也不必悲觀，這是歷史上應有的階級。

我們不要再盼望學者們來給我們支撐文化了，創造文化了，甚而其他青年也不甚可靠，我們的文化只有我們自己來創造，只有我們自己來支撐！要認清這個時代，已不是「語絲」的是代，更不是五四那個時代，也許那時代的急先鋒，無形之中已成了我們的勁敵人。認清時代的青年聯合起來，我們不是怕和舊勢力的奮鬥而來到這世界上的，而且新勢力伴着時代的進行而分化也是當然的事實。這樣偌大的北平，這樣荒墟似地舊都，誰甘心長久的寂寞，誰甘心永為沒落！

## 給妹——一封情書——

妹：

今日是星期日，照例我們又到北海。一清早去，午飯時候，然後回來。各自早已散去了，現在我一個人坐在房裏。

韻裳在此作事，照例星期日不放假，所以她極少和我們一同出去遊逛，灼如也總是忙着，但是今天她和我們一塊兒去了。

北海現在很美麗。遍地都是小花，小丘幽徑鋪滿一片鮮色。微風吹拂着，柳絮翩躚，似繁星也似飛雪。好幾處山坡，正盛開着牡丹，紅的白的，各種顏色。

我說：「牡丹名富貴花。」灼如說：「我不歡喜牡丹。」我問：「因為牠富貴嗎？」她微笑而點頭。武者說：「牡丹像紙花，不覺生氣。」灼如接着說：「而且俗艷難看。」總之，他們都攻擊牡丹。牡丹從來受慣人的贊賞，這回第一次碰着輕侮了。

如果你願意瞭解灼如，我可告訴你，她的性格與牡丹原是相距千萬里。牡丹像一個服飾闊綽艷麗的小姐，而灼如只不過是一個淡素樸實的學生。大城市中，總難免一些奇怪的動物；冬季她們整個身子都捲在獸皮裏面；夏季，就全身紅綠怪艷的羅紗綢緞。她們沒有頭腦；如果有，亦只够她們攷究服飾，和選擇男性動物。我們如若是在下午去北海，我們就可遇見許多她們那樣的動物，其左右大半配着穿西裝或馬褂的動物。灼如性格，與此相差太遠，見不慣這些動物；我們今日去北海是清早，就是她的提議。

說起奇怪的動物，我想在此述一段故事：

上週，我和武者遊北海，在五龍亭附近遇見三個女孩，追逐一位貴婦。她著旗袍，長至足跟，是淺黃色綢子；著斗蓬，是翠藍色綢子，自肩披下，甚長，風吹過，在身後飄飄然如走雲；著高跟鞋。她身材高，短髮，臉白嘴紅，給人以魔鬼式美的奇異感覺。三個女孩，大約是初中學生，著學校制服。她們追逐着，呼喊著。她們當着遊衆，譏諷，嘲笑，並侮辱那位貴婦，大約就只因爲她服飾的怪狀。她極狼狽，惱羞成怒，想要那同走的著馬褂的動物報復；可惜他不多勇敢。女孩們嘻

嘻嘻哈哈的走開了。

灼如聽了這故事，說：「這顯然是兩個時代的衝突，一個是將興的，一個是將亡的。」蚨，你聽了，又作何感想呢？

一二年來，我在服裝上特別不注意，我今日還穿着和你提過多回的那件破藍布大褂。不過我的襟襟，大半由於懶惰，無精力講究。而灼如又爲什麼呢？她的藍布衣比我的好出有限；她的裙子，陳舊而短在膝上；皮鞋不擦油，滿着塵土。她而且常是如此穿著。照她經濟能力，未必不能更講究一點。女子大半其穿著之講究，要遠超過其經濟能力。她爲何如此例外呢？她腦中常是佔據着其他事件，她忘記了服飾吧。——我說其他事件，並非指戀愛，或失戀；她既不悲哀，而且以戀愛爲青年向上的障礙物。

就服裝上說，她像經過許多里的長途旅行者，但是她無旅行者常有的憊乏表現。她身體強健，時時外觀上現出充分的精力。她愛爬山，愛擇取難走的道路，愛往險處去。她玩鞦韆，比我們高；運動比我們經久。

她臉上手上的皮膚，不如通常小姐那般細嫩白皙，而是粗糙赭黑。她的皮膚，似乎要破裂，大約因爲她不用雪花。皮膚下面，充塞着血球，透出健康的紅色。

蚨，我記得你前函曾譏諷我：「人家的朋友，第一要具有合格的美，其次要能擺脫因襲觀念。」我猜你這是指着灼如，不差嗎？她是否能擺脫因襲觀念，我們以後再說。至於她是否具有合格的美，確實成問題。第一，美的標準，各人不同。一般人大半喜歡那些綢料動物，準是以爲灼如不美

。講到這個問題，我和武者，意見完全一致。

不修邊幅的天然，精力充分的身子，靈活的姿態，內心充實的透露，行爲上表現的智慧……這些，和灼如接近，就可感覺出來。蚨，你譏笑什麼合格的美嗎？你覺得這合格不合格？……

在灼如的面前，我常提及你。我說你身體健康，愛好運動；我稱贊你文字的能力，專心讀書的志願，思想和智慧。她聽了，拍掌，高興極了。她尤其覺得興趣的，是我們——我和你——間這種特殊的情感，以及過去社會給你的處罰。說起你要來，她極喜歡，說：「思想趣向相同的朋友，不可多得，她來了，我們可以多得一個自由談吐的人。」

灼如在你耳裏聽來，還是新名字嗎？在她耳裏，經過我屢次提及和稱贊，你的名字却早已很熟了。她而且對你有很好的感情。蚨，我在此已經把她介紹給你，希望你接受她，作你精神上最好一個朋友吧！

蚨，你不是普通人，我如此熱烈的描述另一女子，想你能够瞭解我，不致誤會我，不是嗎，蚨？……

狄武，四日二十七日黃昏。

## 本刊啓事一

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改出月刊，並擴大篇幅。第一期定六月一日出版。

## 本刊啓事二

本刊發行事宜，已託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代辦，此後關於購訂批發等事，請逕向該書局接洽。本社通訊處，亦由該書局收轉。

## 本刊啓事三

月刊每冊定價一角，預定半年六冊五角，全年十二冊一元。在七月以前預定全年者，特價八角。郵費在內。



明天 第二卷

第八期

陳州三日

孩子的消息

血 淚

牆角消夏瑣記

讀書偶識——周代貴族的風度

第九期

三個死者

真正估便宜的人們

褒爾「史前的人」

紅錦標與白錦標

林黛玉與馮小青

徐 玉 諾

想 之

馮 亭

徐 玉 諾

文 甫

徐 玉 諾

徐 玉 諾

武 者

葉 脫

玉 諾

第十期

無感的時代  
立體畫派之由及來其破產(插圖兩幅)

荒 春  
海涅詩兩首

一 兵士  
二 兵士  
—— P. B. Watson

譯英國名家詩兩首

一 華次華士「失去的愛人」  
二 雪萊「寄朋」印度曲

古都夜行  
牆角消夏瑣記(三則)

「人性原來如此」  
第十一期

中國古代的性崇拜

「嬰兒及兒童心理方面的注意」

黑 子

戒 指

但 願(詩)

無 題(詩)  
山東的兩個詩人

武 白 春 劉 紹 蒼 芝 弄 者

卡 靈

白 玉 上 諾 諾

文 甫

John B. Watson 著  
春 芝 譯

畫 芝 灼

克 蘭 特 罕 遜 著

韻 Y 華 譯

徐 G 玉 諾 譯